

中國美術全集

20

繪畫編

石刻銅畫



繪畫編

雕塑編

工藝美術編

建築編

書法編



全美中
集術國

20



繪畫編

石刻綫畫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9, 石刻線畫 / 王樹村主編,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8.10 (2006.11 重印)
ISBN 7-5322-0037-X

I. 中... II. 王... III. ①美術－作品綜合集－中國②畫像
石－中國－古代－圖集 IV. ① J121 ② K879.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53316 號

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石刻線畫



20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責任編輯 鄧明
原版總體設計 陸全根
李文昭

版面設計 陸全根
新版書籍設計 敬人設計工作室 吕敬人 + 吕昊
圖版攝影 盛明

發行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者 北京燕泰美術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書 號 ISBN 7-5322-0037-X/J·31

定 價 四〇〇圓

本卷顧問

王子雲

王樹村

龔繼先

副 主
版 主
者
編
者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長樂路六七二弄三三號)

中國
美術全集

石刻線畫是中國古代隨着建築石材的廣泛應用而產生的一個畫種，始於漢代，衰於清代，而以南北朝至隋唐為鼎盛期。石刻線畫的種類很多，從墓室、棺椁、碑志到門楣、柱礎以至道教、佛教的造像臺座，幾乎都刻有豐富的裝飾畫或獨幅畫，具有極高欣賞價值。由於石材比紙絹更經得起時間的銷蝕，我國古代，尤其唐以前的繪畫精華得藉以傳世。石刻線畫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

石刻線畫的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凡仙佛人物、民間風俗、生產勞動、山水建築、花卉雜畫都有所反映。因漢代畫像石、畫像磚另編專冊，本卷祇收上起南北朝，下迄清末各個時期的石刻線畫精品，其中許多作品為初拓或罕見之孤本，全部用原作製版，并附石刻線畫略史和圖說，不僅可供讀者欣賞和美術家參考，同時也為我國美術史及美學、民俗學等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形象資料。

本卷顧問

王子雲

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

主編

王樹村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

副主編

岳鳳霞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副主編

龔繼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藝苑掇英》主編

凡例

一 《中國美術全集》分繪畫編、雕塑編、工藝美術編、建築藝術編、書法篆刻編五部分，每編分若干冊。

二 本卷為繪畫編第十九冊：石刻線畫。由於漢代畫像石、畫像磚另編分冊，本卷祇收上起南北朝，下迄清末的石刻線畫拓本，編為一卷。

三 本卷內容為三部分：一專論，二彩色圖版，三圖版說明。彩色圖版按題材分為：仙佛人物、山水建築、花鳥雜畫。

四 石刻線畫的創作，或繪刻出自一人之手，或繪刻分工，亦有後代摹刻前人畫迹者，悉依刊刻之時代先後編次。無刊刻年款者則根據其風格及流傳沿革等材料，或約略定出時代，或編在有關題材之後，故難免有誤，請讀者明察。

目 錄

中國石刻線畫略史 ······ 王樹村

夫天水趙氏墓碑畫像	西晉	1	
佛傳故事	造像背陰	北魏·皇興	2
禮佛圖	佛座	北魏·正光	3
彌勒說法圖	北魏·正光		4
寧懋夫婦圖	寧懋石室	北魏·孝昌	6
孝行圖一	寧懋石室	北魏·孝昌	8
孝行圖二	寧懋石室	北魏·孝昌	9
人物圖(二幅)	寧懋石室	北魏·孝昌	10
人物圖(二幅)	寧懋石室	北魏·孝昌	12
武士圖(二幅)	寧懋石室	北魏·孝昌	14
畫像(二幅)	北魏		16
畫像(二幅)	北魏		17
畫像(二幅)	北魏		18
畫像(二幅)	北魏		19
禮佛圖	趙安香造像背陰	北魏	20
人物圖	石棺	北魏	21
昇仙圖(四幅)	石棺	北魏	23
孝孫原穀圖	石棺	北魏	24
仙人(局部二幅)	石棺蓋	北魏	25
昇仙圖(局部二幅)	石棺	北魏	26
裝飾畫(二幅)	墓志	北魏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裝飾畫(四幅)	墓志	北魏	28
禮佛童子	梁		29
常寶宗造像	東魏·興和		30
佛傳故事	東魏·武定		31
周榮祖造像	北齊		32
裝飾畫(二幅)	石棺	北周	33
裝飾畫(二幅)	佛座	北周	34
裝飾畫	佛座	北周	35
裝飾畫	石棺	隋	36
裝飾畫(四幅)	石棺	隋	37
裝飾畫(二幅)	大雁塔門框	唐·永徽	38
裝飾畫(二幅)	大雁塔門框	唐·永徽	39
佛畫一	大雁塔門楣	唐·永徽	40
佛畫二	大雁塔門楣	唐·永徽	41
人物圖一	道因法師碑座	唐·龍朔	42
人物圖二	道因法師碑座	唐·龍朔	43
普賢菩薩像	唐		44
文殊師利像	唐		45
人物圖一	懿德太子石椁	周·大足	46
人物圖一	永泰公主石椁	周·大足	47
人物圖二	永泰公主石椁	周·大足	48
人物圖二	永泰公主石椁	周·大足	49
			50

四三	人物圖三	永泰公主石椁	周·大足
四四	人物圖一	韋頊石椁	唐·開元
四五	人物圖二	韋頊石椁	唐·開元
四五	裝飾畫(四幅)	墓志	唐·開元
四六	裝飾畫(二幅)	墓門	唐·開元
四七	供養人像	天尊造像座	唐·開元
四八	供養人像	天尊造像座	唐·開元
四九	佛畫一	雲居寺石經	唐·大中
五〇	佛畫二	雲居寺石經	唐·大中
五一	佛畫三	雲居寺石經	唐·大中
五二	佛畫四	雲居寺石經	唐·大中
五三	阿彌陀佛說法圖	唐
五四	供養菩薩像	唐
五六	宦官圖	唐
五七	凌烟閣功臣畫像	宋
五八	李筌受經圖	宋·乾德
五九	摩利支菩薩圖	宋·乾德
六〇	畫像(五幅)	少林寺舍利石函	宋·靖康
六一	水陸齋儀神像圖	宋
六二	人物圖(二幅)	張君石棺	宋·崇寧
六三	李義山雜劇圖	石棺	宋
六四	知足齋圖	金·大定
六五	小石調雜劇圖	石棺	金
六六	達摩隻履西歸圖	金
六七	彌勒大士圖	金
六八	玄宗問法圖	元·泰定
六九	戲劇演出圖	元·潘德冲石棺	元
七〇	人物圖(三幅)	宋·德方石棺	元
七一	鬼伯圖	元
七二	緊那羅王像	元
七三	蘭亭修禊圖(部分)	明·永樂
七四	蘭亭修禊圖(部分)	明·永樂
七五	蘭亭修禊圖(部分)	明·永樂
七六	蘭亭修禊圖(部分)	明·永樂
七七	進安	王書吏	清·乾隆
七八	況鍾	婁阿鼠	清·乾隆

89 88 88 86 85 83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73 71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0 59 58 57 56 53 52 51

七八	蘭亭修禊圖(部分)	明·永樂
七九	西方極樂世界圖	明·天順
八〇	聖賢圖像(四幅)	明·成化
八一	忠孝節義圖(二幅)	明·弘治
八二	忠孝節義圖(二幅)	明·弘治
八三	鍾馗圖	明·弘治
八四	孝行圖一	馮氏石棺	明·嘉靖
八五	孝行圖二	馮氏石棺	明·嘉靖
八六	混元三教九流圖	明·嘉靖
八七	彭祖觀井圖	明·萬曆
八八	張仙挾彈圖	明·萬曆
八九	魁星圖	明·萬曆
九〇	河東鹽池圖	明·萬曆
九一	杜工部遺像	明·萬曆
九二	唐太宗像	明·崇禎
九三	玄天上帝像	明·萬曆
九四	關聖像	明·天啟
九五	赤松子像	明
九六	祈嗣張仙圖	明
九七	孟氏祖庭圖	明
九八	伏虎羅漢圖	明
九九	達摩面壁圖	明
一〇〇	關聖帝君像	清·康熙
一〇一	先師配哲聖賢遺像(二幅)	清·乾隆
一〇二	達摩祖師像	清·康熙
一〇三	千手千眼觀音像	清·乾隆
一〇四	十六應真圖(二幅)	清·乾隆
一〇五	棉花圖(二幅)	清·乾隆
一〇六	棉花圖(二幅)	清·乾隆
一〇七	棉花圖(二幅)	清·乾隆
一〇八	蘇文忠公遺像	清·乾隆
一〇九	進安	王書吏	清·乾隆
一一〇	況鍾	婁阿鼠	清·乾隆

123 122 121 120 119 118 116 114 113 112 111 110 109 108 107 106 105 104 103 102 102 101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89

五百羅漢圖	部分	清·嘉慶	
五百羅漢圖	(部分)	清·嘉慶	
張三丰像	清	
張三丰像	清	
澄懷八友圖	清	
眉壽圖	清·道光	
莫愁小像	清·道光	
終南仰福圖	清·咸豐	
吳郡名宦先賢遺像	部分	清·同治	
明皇試馬圖	清·同治	
蘇若蘭小像	清·光緒	
虛心圖	清·光緒	
歐陽修像	清·光緒	
呂仙遺像	清·光緒	
黃山谷先生小像	清·光緒	
薛濤製箋圖	清·光緒	
趙撝叔小像	清·光緒	
說文統系圖	清·光緒	
饑看天圖	清·光緒	
介公遺像	清·光緒	
勝朝邦彥像一	清·光緒	
勝朝邦彥像二	清·光緒	
孚佑帝君遺像	清·光緒	
劉海蟾像	清	
鍾馗圖	清	
寒山拾得像	清	
孔子行教圖	清	
寶輪王觀音像	清	
觀自在菩薩像	清	
七真上仙圖	清	
岳飛像	清	
文昌帝君像	清	
李邕	杜甫像	清
鍾馗嫁妹圖	清	

158 157 156 155 154 153 152 151 150 149 148 147 146 145 144 143 142 141 140 139 138 137 136 135 134 133 132 131 130 129 128 127 126 125 124

藥叉擒羅刹圖	清
唐興慶宮圖	宋·元豐
大金承安重修中嶽廟圖	金·承安
萬壽宮圖	元
薦福寺殿堂圖	明·正統
山水圖	二幅	明·嘉靖
輞川圖	二幅	明·嘉靖
洪山源神祠圖	明·萬曆
雁塔勝迹圖	清初
關中八景圖	二幅	清·康熙
關中八景圖	二幅	清·康熙
關中八景屏	二幅	清·康熙
關中八景屏	二幅	清·康熙
太華全圖	清·康熙
太白全圖	清·康熙
臥龍岡全圖	清·康熙
雲橫峻嶺圖	清·乾隆
少陵草堂圖	清·嘉慶
猗園圖	清·同治
古耿禹門全圖	清·道光
敕修西嶽廟圖	清
龍門勝概圖	清·光緒
孔林圖	清
子貢手植楷圖	清·康熙
松鶴圖	清
秋庭舞鶴圖	清·康熙
秦柏圖	清·乾隆
漢柏詩碑	清·乾隆
息齋竹圖	清·道光
竹石圖	清
梅花圖	清·咸豐
茶花圖	清·咸豐
山茶水仙圖	清·咸豐
秀石蔬菌圖	清·咸豐

190 190 189 189 188 188 187 186 185 184 183 182 181 180 179 178 177 176 175 174 173 172 171 170 169 168 167 166 165 164 163 162 161 160 159

一八二	香林紫雪圖	清 · 咸豐
一八三	古梅圖	清 · 咸豐
一八四	梧桐鳳凰圖	清 · 光緒
一八五	九芝圖	清 · 光緒
一八六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塔	清 · 光緒
一八七	懷米山房吉金圖	清 · 道光

195 194 193 192 191 191

一一一 一八八
一九〇 一八九

雙魚圖	清 · 嘉慶
天馬圖	清 · 嘉慶
大雨作霖圖	清 · 嘉慶
節馬圖	清 · 咸豐
雙馬圖	清 · 同治

198 198 197 196 196

中國石刻線畫略史

王樹村

引言

石刻線畫是我國藝苑中特有的一種藝術。它最初是爲了紀功或作爲厚葬施刻于墓室、棺椁、碑碣、饗堂，而且繪、刻技藝集于良匠一人之手。後來畫師石匠有了分工，繪與刻逐漸分開，從而擴展了石刻線畫藝術的發展園地。最初，人們祇能觀賞其刻石原作；紙張發明和普遍應用後，始有捶拓石刻畫者，古代繪畫刻石由此又得一新的途徑流傳下來。這裏所說的「石刻線畫」，是以繪、刻、拓三種技藝融合爲一體，而以便于欣賞流傳的「拓本」形式出現者，是我國藝術寶庫中的一顆明珠。

古代金石著錄和近代辭書向無「石刻線畫」一詞，「石刻線畫」之說，始見于《魯迅書信集》。民國初年，魯迅客居北京，當時他正在琉璃廠和各曉市搜集古代石刻拓本，在整理研究過程中發現：「惟漢人石刻深沉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闢一境界也。」（見《魯迅書信集》第八七三頁）從而人們便把漢代墓室出土的石刻畫稱爲「畫像石」；漢代以後的線刻畫，則被稱爲「石刻線畫」了。因畫像石、畫像磚另編專冊；本卷所收則爲起自南北朝，迄至清代末期的石刻線畫。鑒于中外圖書中尚無這樣歷代齊備的石刻畫冊，故用「石刻線畫」之稱，標作本卷之題名。

一 通論

（一）拓本及其創始年代

「拓本」一名「拓片」，後者是過去碑帖字畫店裏的術語。古稱「拓本」是以區別于木刻的「印本」。印、拓之分在于：印本在雕有字畫的木版上刷墨塗色，而後覆紙其上刷印，其木版特點是字和畫

皆反刻之，且多用陽線，印出成品，則成正形。拓本是將紙濡濕，覆在石刻版面上，先用刷子將紙打入石刻的陰線凹陷處，然後用特製的「拓包」（又名撲子）蘸墨撲打紙面，使墨色慢慢在紙面上拓開，至印滿為止，故稱「拓本」或「拓片」。再者，木雕印版是為了廣布流傳而印刷，而石刻線畫最初是為了紀功頌德，并表忠旌孝而繪畫銘文于石上，非作印版而繪刻，故皆正形，祇能捶拓。

唐代捶拓石刻的記載，有詩人韋應物的《石鼓歌》，還有墨字題跋「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八月，圍谷府果毅兒」的唐拓本《溫泉銘》，和敦煌發現的唐代碑刻拓本等實物（現分藏于法國、英國）。這些寶貴資料，可佐證碑刻拓本最晚產生于初唐時期。至于捶拓石刻線畫之創始，尚缺可靠資料印證而難下斷言。不過若從北宋·曾鞏《元豐類稿》「金石錄跋尾」所記：「自晉以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于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而貴之，而漢畫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于今，又皆出于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曾鞏所指乃《五瑞圖》之拓本。據此可以推想石刻線畫之捶拓，當在北宋時期隨着「金石學」的興起，纔逐漸發展起來的。

（二）寶貴的文化遺產

最初之「拓本」，係指碑帖石刻而言。「拓本」二字，始見于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記《石經》一文。古人搜集拓本，不是注意字體優劣，就是為了考異訂訛而重視其文。然而對於石刻的圖畫搜集，除了漢畫像石或六朝造像外，其它的歷代石刻線畫則很少有人注意。

自宋以降，有關石刻之典籍衆多，然而涉及石刻線畫之圖像者獨少，除洪邁《隸續》、褚峻《金石經眼錄》、馮雲鵬兄妹《金石索》外，刊圖附說者寥寥無幾，更乏談論石刻線畫藝術之鑒賞者。故朱劍心《金石學》說：「李唐以後，則人物、山水、樹木、花卉、飛禽、走獸，皆有圖刻于石者；意徒在畫，世不甚重，不備述矣。」朱氏之說，令人得悉唐以後的石刻線畫，已劃入繪畫範疇，不被金石學家所重視。而美術史家則視石刻線畫拓本為民間藝術，系統搜集研究者少。

元代畫家王思善《寫像秘訣》論及古畫真迹難存，謂：「董源、李成皆宋人也，所畫猶稀如麟鳳，況晉、唐名賢真迹，豈可得見之哉！嘗考其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于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群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文中反映了晉、唐及宋代名家

之原作，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水火戰亂，流傳已經不多。石刻線畫之原石質堅而壽，不易損壞，即使原石毀佚，猶有拓本賴以傳世。故拓本中確有不少唐、宋以前的佳作，它正好彌補了傳統繪畫研究中的這一欠缺，這些珍貴的拓本，對於今天研究我國繪畫發展及傳統繪畫技法之演變，具有重要資料價值。此外，其畫法之精妙，刻技之多樣，捶拓之精工，足以反映我國古代文化之深邃。至于拓本所表現的包羅萬象之內容，可作為史學家研究古代勞動生產、宗教興衰變化、宮殿陵園建築格局，以及文化、藝術、科技、歷史、地理、民俗、服裝等的圖像資料，其價值無庸贅述。

(三) 前人之成就及啓示

近代，我國為藝術研究而搜集整理石刻線畫拓本者，首推魯迅先生。據鄭振鐸先生講，魯迅生前積聚了幾箱古代石刻畫像拓本。據胡冰從魯迅日記後面所附的「書賬」統計，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四年，魯迅所購石刻畫像拓本約一千五百種〔一〕。魯迅晚年曾想編一部《漢石畫像》〔二〕，並據拓本編成一部《六朝造像目錄》，以喚起世人對中華文化藝術的注目，惜因過早去世而未能刊行。魯迅一生，「他對中國舊學，是愛從許多側面資料、別人所不去注意的地方着手的」，「惟其如此，他纔能够在學術史上獨闢蹊徑，發人所未發，并得到許多卓越的成就」〔三〕。除魯迅之外，國內還有不少學者在默默地進行着畫像石刻的搜集和研究工作。有的編著成書，有的撰寫成文，充實了我國藝術文庫。當然，他們對石刻藝術之研究，未必皆從美術發展之角度着眼，故對於南北朝以後的有關石刻線畫藝術，未見有系統研究編輯成專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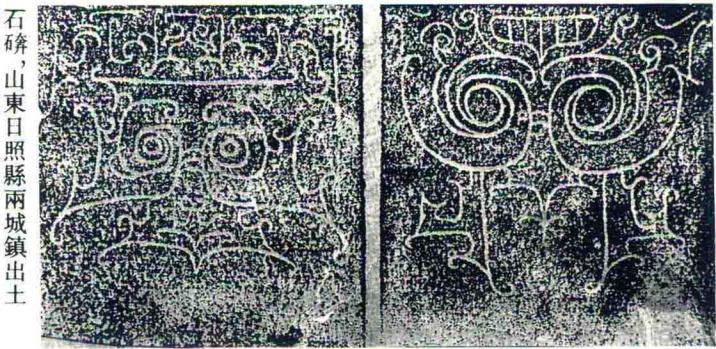
解放以後，各地出土和新發現了不少歷代石刻線畫，從而擴大了中國美術研究範圍。有些專著相繼出版，但多以漢畫像石、畫像磚為主要内容，從漢到北魏、隋、唐的石刻線畫畫冊，僅見有《中國古代石刻畫選集》（王子雲編）。唐以後的石刻線畫藝術，介紹更少。本卷所收南北朝至清代石刻線畫之精粹，按仙佛、人物、山水、花鳥、雜畫等分類，并斟酌其年代順序排列下來，以作兩千年來我國石刻線畫之概觀。

二 漢代以前的石刻

石刻線畫之盛行，時在東漢（公元二五——二二〇年）。此前，早在原始社會即已出現石上刻

畫的遺迹。如：內蒙古自治區白岔河流域的雙合石刻岩畫上，就有鯨面人像（四）。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霍城縣的塔木達什（俗稱大石頭）岩石上，刻有形同牛馬山羊的圖像，類如我國古代象形文字，然而却祇能作為石刻線畫之雛形（五）。稍晚，山東日照兩城鎮發現的一件石碑，碑為長方形，石上刻有圖案花紋，形如商、周時期青銅器之紋樣。考古專家認為其屬於四千年前的「龍山文化」遺物（六）。這一文物的出現，反映了我國遠古時期已有了極其發達的手工藝。

在考古發掘的古代藝術品中，漢以前的石刻都是附在器物上的，如石磬等。秦代石刻遺留多為頌秦德，議封禪之篆體文字。秦始皇陵墓東側發掘的兵馬俑，證明秦代是我國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由于秦代陰陽之說盛行，尤以墨家的鬼神說為盛，《墨子》就曾引「杜伯」（七）故事以證人死化鬼而有知，所以秦始皇設兵馬俑以壯威勢，要身後繼續統治天下。秦代的這種生死觀，反映了社會生產力之提高，和人們對於物質生活之要求。這種思想一直延續發展到東漢末期（八），在近年出土的漢墓畫像石中，反映得更加完整和具體。舉凡死者希望的人間一切享受，如宴飲、歌舞、雜技、出游、狩獵、收糧、入倉……無一不體現在墓室、饗堂或石棺、石椁上。



石碑，山東日照縣兩城鎮出土

三 內容豐富的畫像石



漢石棺，四川郫縣新勝鄉出土

漢初，連年爭戰，社會動蕩不安，生產力發展緩慢。經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形成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空前發展的盛世，特別是手工業、煉鐵業有了顯著發展。基于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漢代的厚葬之風甚熾。正是由於此一風氣，使古代藝術匠給後人留下了一大宗繪刻生動的畫像石刻。其內容也同時真實地反映了漢代社會的生活之概貌。例如，一九七二年四川郫縣新勝鄉出土的，表現墓主生活的石棺兩側畫像，一側為宴飲樂舞雜技畫像；一側畫曼衍角抵和水嬉之圖。在山東諸城前涼臺村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中，有六塊陰線細刻者，內容有：舞樂、百戲、拷打、髡刑、謁見、庖厨、宴飲、講學、莊園、庭院等。既刻繪了統治階級飲酒享樂，聽曲賞舞的侈靡生活，又反映了他們對於下層奴婢的剥削和摧殘。河南密縣打虎亭漢墓出土的《地主收糧圖》，陝西米脂縣無定河西岸出土的《耦耕圖》，銅山縣洪樓出土的《紡織圖》，則以寫實的手法刻繪漢代勞動人民生產的實景，並為後來石刻線畫中《耕織圖》題材的嚆矢。漢畫像石中還有不少陰線刻繪的神話傳

說、孝親故事，以及樓臺建築、祥禽瑞獸、龍魚水族等題材作品。他們不僅為後來的石刻線畫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同時也為我國以線描技藝體現更加豐富的題材內容奠定了基礎。



耦耕圖，陝西米脂縣無定河西岸出土

東漢末期，石刻技藝和繪畫技巧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就雕刻技法來說，除了陰線細刻（有的在細線紋上塗以黑白紅綠諸色）者外，還有淺浮雕、減地線雕等多種。但無論任何形式的雕法，都有線刻完成的痕迹，而陰線線刻方法，從西漢至東漢末一直為畫像石之主要表現形式，如一九五四年在山東沂南清理的一座古墓中，三個主室均由畫像石組成，共有雕刻五十五塊，其中有些是淺浮雕，但仍加以細線陰刻之衣紋相貌，如此纔能體現出它的完整畫面。沂南畫像石雖屬東漢末期或更晚者，然而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容納了漢代繪畫藝術中所有的題材。像：伏羲、女媧、東王公、西王母、衛姬、齊桓公、荆軻刺秦王、倉頡授字、搗藥仙人、長尾羽人、車騎儀仗、謁見宴飲、樓殿宮闕、庖厨倉房，以及樂隊演奏、繩伎表演、弄刀吐火、蟠杠擲倒、緣竿走解〔九〕、魚龍漫延〔二〇〕、草木橋梁，還有兩鵝相鬥、母雞護雛……尤其是其體裁帶有連續性者，猶如一幅漢代社會生活全景之長卷。其繪刻之精麗，確代表了漢畫像石刻藝術之最高水平。隨着佛教的傳入和興起，畫像石刻藝術轉向佛教宣傳方面發展，且獲得了新的藝術成就。

畫像石刻是漢代美術史上重要的一頁。漢代畫家衆多（如《西京雜記》載肖像畫工毛延壽，《歷代名畫記》載畫牛馬飛鳥的劉白、陳敞、龔寬等，然而却未見作品傳世），「良匠衛改」和孟卯兄弟雖然史冊中無傳，而武梁祠的銘文所記，使這些畫工之名得其與巨作并傳于世〔一一〕。這樣就使美術專家對衛改等畫工作品的創作手法，及其思想性、藝術性的分析有了可靠的依據。

四 擴展時期的石刻線畫

(一) 名作複刻與佛畫傳入

漢末，豪強割據，戰爭紛亂，在經歷了三國、兩晉、十六國之後，出現了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魏、晉碑石和墓室裏的石刻線畫已不多見。僅見有西晉「夫人天水趙氏」、「張永昌之神柩」墓碑各一及晉永安侯墓石一方。前者刻人物，後者刻龍馬怪獸搏鬥花紋，惟線紋因年久已欠清晰。近年發掘的晉墓中都是磚室墓。墓中有類似漢代神話故事的壁畫，或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



折邊高帽人物像磚，江蘇吳縣用直鎮出土

磚刻，亦有墓磚類似畫像石者。如：近年在南京西善橋南朝墓中發掘的竹林七賢模印磚畫，據考古家考證，認為其作者：「與顧愷之同時期或相去不遠，二者的風格又極其相似。因此我們可以假定本墓壁畫當是晉——宋之間的作品。」〔一二〕在以「竹林七賢」為題材的拓本中，有一幅殘石舊拓，石上祇刻有魏之嵇康、阮籍，晉之山濤、阮咸四名古代「賢者」，及跪立捧杯侍酒者三人。此圖人物形貌高古，線刻精確無失。其它如阮咸與山濤之身姿形態，略與南京西善橋墓中「竹林七賢」模印磚畫彷彿。由此可推想此拓本之原石或原稿，當與模印磚畫之時代相近。按顧愷之論畫，有：「七賢，惟嵇生（康）一像欲佳，其餘雖不妙合，以比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一三〕是知「竹林七賢」題材之作，晉代已很流行。

反映當時工匠刻繪技藝水平的拓本，尚有《折邊高帽人物像磚》（江蘇省吳縣用直鎮張陵西山出土），圖中刻一粗眉巨口，形貌狰獰，令人驚懼的胡人，畫工用粗獷的筆法，信手鉤勒，筆姿流暢，奇趣盎然，墓磚側面刻製的銘文中，留下了民間畫工「懷弘」之名，資料十分可貴。

東晉都建康（南京）之後，歷宋、齊、梁、陳四朝，江南相對穩定了一段時間，繪畫藝術因此而得到相應的發展，成績顯著。其時畫家增多，名士有傳，衆畫之優劣開始有所品評；畫體初分；師資傳授也見說於此時。值得注意的是：域外畫家之名亦於此時見諸于史冊。從《梁書》、《續畫品》等史書中，得知公元五世紀末南北朝時期，來到中原的異域畫家攜帶的畫樣都是些屬於宗教題材的神鬼，或西亞一帶的人物、異獸等粉本。這些粉本今已不傳，但若從現存北朝佛教造像中的石刻線畫裏去觀察，不難發現其中有不少外國人物和神佛、雜獸等形象，可資研究。同時還透露出當時的外國（主要是印度）宗教畫家傳來的繪刻技法，已被中國畫家所吸收、融合到自己的創作中去。因此，繼漢代畫像石藝術之後，南北朝的石刻線畫藝術在我國繪畫發展史上又增添了一頁別開生面的新篇章。當南朝名家繪畫真迹已不可見，北朝畫工之作祇有在甘肅炳靈寺、敦煌莫高窟等地的壁畫中，得見其風貌外，尚有大量北魏造像碑、石椁、石棺、墓志等上面繪刻的精湛線畫存世，這類線畫拓本體現出那一時代我國繪畫中線描藝術的至高水平。

（二）南北繪刻技藝之交流

南北朝時期的畫家名傳于今者，多藉南朝謝赫、姚最等品畫專著的刊行。然二公皆為南朝名